

岁月

并非永远如歌 ——中国人『闯东欧』的故事

华文出版社

新宇著

岁月并非永远如歌，

生活也不总是玫瑰的颜色。

奋斗、努力、创业和拼搏，

多瑙河畔开始新的生活……

成功、喜悦、挣扎和挫折，

人生就是这样难以把握。

爱情在哪儿都甜蜜，

悲泪何时都苦涩。

不变的是那颗心中的中国结，

眷恋的永远是故乡的母亲河



新年永远如斯

——中国人自古至今的过年

陈平原
著

本书以时间为轴，从远古的春节习俗，到现代的春节习俗，全面梳理了中国人的过年文化。从除夕的守岁、吃年夜饭，到正月初一的拜年、压岁钱，再到元宵节的赏灯、猜灯谜，无不展现了中国人对过年的独特理解和深厚情感。本书不仅是一本文化普及读物，更是一部研究中国过年文化的学术著作。

岁月 并非永远如歌

——中国人「闯东欧」的故事

新宇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并非永远如歌/新宇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4.4

ISBN 7 - 5075 - 1663 - 6

I. 岁… II. 新…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1242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h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hs@263.net

电话: (010) 83086663 (010) 8308685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3.25 千字 310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

印数: 0001—10000 册

定价: 20.00 元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徐徐吹拂在中华大地，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东方古国也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溶入和影响世界。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龙”的传人，一批又一批地迈出了中国的国门。他们赴欧美、下东瀛、进非洲，或经商、或求学、或创业，在陌生的土地上开辟出自己五味俱全的新的人生道路，也导演出一幕幕或喜或悲的世间活剧。

本书则讲述了一群中国人“闯”东欧的故事，书中的人物：于一心、李振、赵铁和赵男兄妹、张让夫妇、蒋泽勇一家，以及国营公司驻当地的经理王伟达、费武乃至当地华人的黑道老大阎理等。这些人物在异国他乡的多瑙河畔，有人成功创业，有人勉力维持；有人发财，有人破产；有人艰难挣扎，也有人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其间，有苦心的经营，有爱情的浪漫；有成功的灿烂，有意外的失算；有灰色的落寞，也有黑色的堕落……

然而，这就是生活，岁月也并非永远如歌。但本书人物的所经所历，终将溶入历史。若干年后，也许就是又一批海外华人移民史中的某一篇章。

自序

不怎么看书、更不会写书的人希望写出一本让您读后感觉还买有所值的小说。但我缺乏文人的“雅”、诗人的“灵”，所以只能老老实实在用最普通的语言，向您讲述一个您可能还不知道的中国人“闯东欧”的故事。虽然书中的人物都很平凡、渺小，然而他们并不缺少面对艰难的勇气，尽管很多地方也顽强表露着那种“息事宁人”的凡俗。

1993年秋，我被朋友的哥儿们“骗”到匈牙利，到那里之后身上只剩下不到20美元，无法返回北京。七年之后又被自己的“铁磁”（至少本人这么认为）“诓”回国内。如今说好听了叫赋闲，“译成白话文”就是当了无业游民。

作者在东欧“混”了七年，没能混出个“人样儿”，但“赚”了一肚子的故事。我两次面对死亡，知道了人临死之前想些什么；曾被朋友陷害又被其他朋友救出，悟出了“朋友”两字的具体含义；一夜“暴发”成“万元户”，瞬间又“落魄”为“穷光蛋”，亲身感受了金钱

的“魔力”；一次误入“洋牢房”，又理解了身陷囹圄之人渴望自由的心情……

我的经历仅仅是众多去东欧淘金的中国人中的一个缩影。他们在那里拼命、挣扎，部分人成功了，一些人失败了，还有不少人成功、失败，失败、成功反反复复。当然还有个别人，再也回不来了，他们把性命和“梦”一起丢在那片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可以说，他们中的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小说。而我只能选出一些我认为精彩的片断讲述给您听，想必您也一定能与本书的人物同悲同喜。

书中的人物比较多，我希望您能“咬牙”读完一半。之后我就不担心了，因为故事会领着您“走”到书的末了。那时您就会发现，小说里三组看似谁和谁都不沾边的人物，其实相互关系颇为密切。前面那些“无关紧要”的铺垫，都是为了让您合上这本书后，闭上眼睛还能“看”到书中的人物在异国他乡“晃动”的身影。这些让您爱或使您恨的“异乡人”，他们都有一颗中国心……

背水一战的士兵战斗力最强，潦倒的写家码出的“字儿”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但愿我不会让您失望。

目 录

1. 揣着“梦”走出国门	1
2. “唾沫”也值钱	5
3. 初访“高粱地”大市场	12
4. 颇有男人味的华人“黑道老大”	16
5. 惊逢入户劫案	20
6. 赌场上“巾帼不让须眉”	22
7. 先来的学生给后来的老师上课	24
8. 提货柜的“奥妙”	33
9. 老“情敌”的海外“第一次握手”	40
10. 海外经商也“惊险”	45
11. 中医学院的高才生当了“中国城”的杂工	48
12. 借钱“打天下”	56
13. 黑市炒汇“心虚钱实”	61
14. 与“美女”近距离接触	66
15. 做生意也不容易	69
16. 国营公司又来了个“婆婆”	76
17. 买本“假照”开真车	82
18. 一家子的私房话	86

目

录

19. 黑老大“买”货不买单	88
20. 上门讨教“生意经”	91
21. “中餐馆”汤锅边儿擦出的爱情火花	96
22. 为了爱情“出走”	101
23. 边城“纠纠”历险	105
24. 住进了异国监房	122
25. 设法寻找“救星”	131
26. 出狱的“轻松”	140
27. “华联会”成立趣闻	146
28. 公路惊魂	151
29. 轻松的周末小聚	161
30. 东方人的“小机灵”	171
31. 卖货的小情侣	174
32. 华商遇上了“手长”的警察	184
33. 红杏出“国门”，结出了果实	188
34. 于一心听到了初恋情人的消息	193
35. “黑道老大”也有“仗义”的一面	199
36. 情侣情深	203

目 录

37. “红杏”的“出墙理论”	205
38. 包“洋二奶”更累	209
39. 他乡经商处处难	213
40. 救人的“资金”已备好	215
41. 汽车撞了马车	220
42. 辗转打探初恋情人的确切下落	227
43. 神秘的“67”夜总会	234
44. 两个女人的不同烦恼	244
45. 埋下救人“伏笔”	249
46. 各人有各人的“活法”	253
47. 公司经营不顺的内情	263
48. 于一心这两口子	270
49. 还真有“入门快”的生意新手	289
50. 见的钱多也心惊	296
51. 中国人要自己出资建市场	303
52. 回国也是商务之旅	305
53. 中医诊所在异国开张了	308
54. 自故乡满载而归	314

目

录

55. 绑票儿的目标是同胞	319
56. 生意新手经商没忘了救人	323
57. 救人计划开始实施	329
58. 她跳出了“苦海”	333
59. 为救子而献身的母亲	341
60. “苦命女”生死别故人	348
61. “黑”吃“黑”	353
62. 异乡的“天国之门”	356
63. 诊所工作还挺忙	359
64. 有人发财后，又回到了起点	362
65. “黑道”也营救落网同伙	372
66. “鸳鸯”被暴风雪深埋	377
67. 活过来更深刻地理解生活	386
68. 外交官夫人的新“副业”	390
69. 又是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	393
70. 大火专烧中国人的财产？	404
71. 生日有多种过法	407
72. 生活还将继续	413

1. 揣着“梦”走出国门

公元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秋天，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面候机卫星厅的一个休息室里，于一心穿着一身崭新的灰色西装，上衣没有系扣，带蓝暗格的白衬衣一尘不染，枣红色羊绒毛背心的上方露出棕色的领带结，笔直的裤线可以当尺子。他像许多即将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一样，尽管平时衣着随便，可这时却不敢有半点的马虎。因为是头一次这样里外三新的着装，这也使他浑身由里到外地透着不自在。板整的布料使他的一举一动走了样、变了形，显得不太自然、协调。于一心左手提着一个黑色硬塑料号码箱，右手拎了个装满食品的塑料袋。

于一心身边站了一位中年男子，他叫李振，45岁左右，油头粉面，也穿了一身西服。八九成新的服装套在他的身上，给人感觉倒也合体舒展。看来他平时比较讲究衣着，注意仪表，所以经过今天的精心修饰后，举止很是洒脱得体，全身上下透出成熟男子的帅劲。尽管在此之前李振没有见过真正的飞机，但在外人眼里，他倒像是这儿的常客。两人来到最里面的一排空座位前，

随便找了两个坐下。

于一心望着窗外的一架“空中客车”对同伴说：“这次总算见到‘活’飞机了，我俩现在就等于走出国境了！那边电话打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李振刚想点烟，见墙上有禁止吸烟的标志，又把烟放回兜里：“放心，我能拿这事打岔吗！先想到那边以后怎么办吧！”

“怎么办？凉拌！反正咱俩全加上只有156美元。”

“你放心，吴玉不是外人。上高考复习班时，我教过她，单纯得不行。考大学填志愿，还是我帮她选的学校呢。”

“你不是说她是河北某个小乡村里飞出的山凤凰吗，怎么你又教上她了？”

“她家的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在北京，见她聪明可爱，就替她出学费插到我们这个班来了。”

“她现在什么样你知道吗？你‘翻’的这些都是十年前的皇历了，变坏了，又学好了，十年‘走’上几个来回是常有的事。”

“这你就不如我了。常言道：三岁看老。虽说这么多年没见过面，可她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好像昨天还跑来问我难题呢。你还记得两月前咱们在华北大酒楼吃饭，坐在你旁边的那个‘学究’，叫什么？对对，张让，他就是吴玉的老公。你看他人怎么样？”

于一心摇了摇头：“老公，多难听呀，一百年前老公是什么？是太监。转来转去，又成丈夫的昵称了。张让给我的印象不错，他早就去布加勒斯特了吧？”

“也没有，他是乘两周前的那次航班走的！”

说着话，他俩乘坐的那架飞机开始登机上人了，人们自动排好队，等候上机。他们两人也随着人流进了机舱，于一心和李振都是第一次乘飞机，在空姐的帮助下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坐下。

李振东张西望，看什么都新鲜，显得异常兴奋。“下海多年，至今没能混出个人样儿来。今天总算坐上飞机了，好兆头呀！也许这就是一个新的开端。”

“我都怀疑那里的情况，能否像吴玉吹嘘的那样‘遍地是黄金’！”

“车到山前必有路，船行江心自然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在那儿，党可不管咱们呀！”

“这是我与吴玉事先讲好的条件：我帮她把丈夫办过去，她负责让咱们在罗马尼亚站住脚。”

于一心系上安全带：“话虽这么说，我心里还是没底。我俩腿是迈出去了，可脚能落到哪儿，目前真说不准，别踩空了！咱俩可没有回国的机票钱！”

“又来了，总那么悲观。不管怎么说，我们还算是成功者。想想看，中国 12 亿人，能出国做生意的，肯定是少数。凤毛麟角，你懂得这个词的含意吗？”

“成功者？你的条件定得是否低了点。中国现在出国的人多了，每年光去美国的就有多少？况且咱们这也叫出国？我看充其量是去欧洲的乡下度假，囊中羞涩，还得靠干点‘农活’把盘缠挣出来！”

“错，大谬也。别看那些去美国所谓的精英们，他们算什么？混好了、到头了，不过是一个为资本家卖命的打工仔。我有一个朋友，出国前脾气暴躁，清高得眼球从未向下转动看过人，总是低垂着‘趾高气扬’的眼帘与别人谈话。回国后判若云泥，甚至同他大侄子聊天都诚惶诚恐、低三下四；跟我一块去菜市场买萝卜，见谁都点头哈腰。他坦言，给资本家打了五年的工，让老板‘拿’成这样了。别看咱们兜里就 156 美元，可我们的‘身分’

是老板，老板两个字，你懂吗？简单地说：不用仰人鼻息、忍辱负重；今天喝稀的，明天就可能开上私人飞机！”

“你没喝高吧？”

“信不信由你，等会儿再说吧！飞机该起飞了。”

说话间，飞机轰鸣着冲上了起飞跑道。几分钟后，伴随着“嚓啦”一声微响，飞机的下部振动了一下，这是起落架被收起时发出的动静，此时，人们知道飞机已经冲上了蓝天。座位上方系安全带的警示灯灭了，乘客纷纷松开安全带，有的甚至离开自己的座位。机舱里的闭路电视里则显示着飞机飞行的一些参数。

空姐开始送饭。于一心接过一份，递给了李振：“得，得，吃饭吧！办出国手续时，真盼着早点弄妥，这回真上飞机了吧……”

“又觉得心里发虚，底气不足，是吧？”

“能足吗，156美元。”

李振把右手的食指放在嘴上：“小声点，让人一听就知道你是商场上的‘新兵’。我问你，知道什么是生意人吗？”

“您继续讲课，我洗耳恭听。”

“虽说兜里仅装100元，可是让外人感觉你有10万元似的。敢去北京最好的大饭店请客，吃饱喝足了还主动要买单，推让了半天，很不情愿地让对方结了账，最终买卖还谈成了。这才算是具有商人素质，真正意义上的生意人……”

“你是给我传授经验呢，还是给我做思想政治工作？”

“培养新人，抛砖引玉。”

“得，我看你能给我引块什么样的玉，无玉（吴玉）。”

“不管你承认与否，我们是少数中少数。”

于一心用餐完毕，把一次性的“盘盘”“碗碗”放回托盘里。又接上刚才的话茬说：“别自我感觉良好，你这种想法，和那些宁可到美国干下三滥的活，也不愿意在国内体面地‘为人民服

务’，本质上没有什么不一样。”

“哎，哎，你不能乱联系呀，我和他们不一样。”

2. “唾沫”也值钱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了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国际机场。它刚一停稳，两辆载有飞机舷梯的汽车便开了过来，随即被安放在舷梯旁。“密封门”终于被打开了，乘客陆续走了出来，于一心和李振刚一踏上异国的土地，北京人好“指点江山”的特点就暴露无遗。李振环视四周，用手碰了一下于一心：“咳，咳，你看这也叫国际机场！我怎么看这候机楼和我原来所在中学的教学楼似的！”

“机场的大与小，现在对于咱们来说并不重要，还是多花点时间考虑下一步棋怎么走吧！”

他们很快随着人流，登上了一辆又宽又长的大通道“奔驰”牌民航专用客车。车上没有几个座位，两人找了个靠车窗的空地站好。上了刚有八成满，车就开了，三拐两转到了候机楼的入口。

一进门是个长方形的厅，大约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小。别看候机楼外观不怎么起眼，它里面还真上点档次。室内的设施及装修都很现代，大到花岗岩的地面，小到楼梯的扶手，给人一种经过精心设计、认真施工的感觉。

不大一会的工夫，大厅就被这个航班的旅客充满，人们例行公事地等候着过边防。除了于一心、李振两人外，在这一百多名乘客中，还有三十来个中国人，都在相互打听怎样入境。于一心去填写入境登记表，李振一边照看着手提行李，一边听着两个

中国人的谈话。这是一男一女，男士手里一件行李都没有，一看就是经常出入这里的常客，他穿戴非常随便，不修边幅，和双休日到大市场买菜没什么两样；女士似乎是第一次出国，手里大包小包好几个，神态紧张，眼睛不够用。两人像是在飞机上才认识的，女士说：“您等我一会儿，和我一起过关，我还不知道在哪儿取行李呢！”

“你放心，没事，我第一次来也是这样，还不如你呢。一会过边防时，你在护照里夹上五美元，就不会有麻烦。”

于一心填完表，走了过来：“我刚才在那边听说：第一次入境，还得塞钱，要不然，有麻烦。”

“这边也有人这么讲。但凭什么非得塞钱？我们手续都齐全，不能给。一会你就跟在我后面，有我呢，今天让你也开开眼，看我怎样走进他们的国家！”

“在这里吹牛，也得用人家‘罗国’话呀！”

“你就瞧好吧！”

大约有五六个人口，边防工作人员只要见是大鼻子、黄头发、蓝眼睛的，连问都不问，盖上入境章就放行了。一见走过来的是塌鼻子、黑头发、黑眼睛，边防工作人员马上就“认真”起来。他们还总能找出问题，发现手续中有某个地方不合格。他们有时干脆把护照往旁边一扔，不理你了，叫下一个。也有人进去得很痛快，不用问，准是有什么“东西”令他们满意了。最损的也得扔进一包“万宝路”，要不然你就等着吧！大约有三四个“不识时务”的人被拦，他们站在一边，相互探讨着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轮到李振、于一心。接待他俩的是一个40来岁的男子，胖胖的，笑起来透着坏。他接过两人的护照，翻了翻，没有发现想要见到的东西，先用罗语嘀咕了几句，见对方没有反应，又改用